

廖美琳——译

夜

The
Long Night of
Winchell Dear

人民文学出版社

Robert James Waller

「美」罗伯特·詹姆斯·沃勒——著

《廊桥遗梦》作者

廖美琳——译

Robert James Waller

〔美〕罗伯特·詹姆斯·沃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Long Night of
Winchell Dear
夜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3052 号

Robert James Waller

THE LONG NIGHT OF WINCHELL DEAR

Copyright © 2006 by Robert James Wa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aye Areheart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美)沃勒(Waller, R. J.)著;廖美琳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80-5

I. ①夜… II. ①沃… ②廖…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4583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80-5

定 价 18.00 元

献给我的妻子琳达，
她在深深挚爱的高原沙漠，
居住了二十年。

很遗憾,我没有学会打牌,它在实际生活中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它繁衍仁善,稳固社会。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好的，我的侄儿，且听我说，然后领悟我的话：在高原沙漠上，时间就像一个狡诈的骑手，一个传说中的强盗，它将偷走你的日子，带走你的女人，并在登上晚间列车时，微笑着俯视你。

由于将叔叔这番话牢记于心，并将这一真理融入自己走过的五十一年生命里，所以，帕布洛便在深夜艰难行走在瓜帕山的山脊上，并又迅速离去。此处离边境一百一十五公里，帕布洛踉踉跄跄行走在疏松的石块上，紧紧抓住矮松摆动的绿枝保持身体平衡，到了莱特溪谷便开始下山。在溪谷里，他的身影将不会像行走在山脊上时那样被钉在天空中一般凸显。穿过那片干草地后，他那双套在胶皮和草绳扎成的凉鞋里的褐色大脚，将一如往昔地带领他朝北而行。这行走的坚定步伐表明，远行只是自己的职责而已。

凉鞋上面那条灰色长裤，松弛下垂，被撕开了裂口。裤子上方套着的衬衫也早已褪尽了它的本色，从现在的颜色推测，先前可能是灰绿色的。衬衫背面印有“德克萨斯州，流放地，穆斯林

巷”的字样。昨天，帕布洛在圣克拉拉山峰附近行走时，有一架直升机发现了他，接着，野马四轮车那震耳的轰鸣声很快就从山下传来，他还能依稀听见下面峡谷里边境巡警寻找他踪迹的无线电通话声。他躲藏了整整一个白天，而现在，他要努力挽回损失的时间了。

他行色匆匆，这也事出有因，因为此次行程的终点就要到达了。他嘴里含着一块鹅卵石，并不停地用舌头翻搅着，以此呕出嘴里最后一滴水。他的体重有一百四十磅，其中背包就几乎占了整个重量的三分之一。由于跋涉时间太长，背包里的负重似乎显得更沉重了。他调整好背包带，从一片凸出地表的石灰岩上滑行而下，朝着溪谷走去，蜿蜒的溪流将把他带到一处静谧而美好的水源，那里亮着晚间的信号灯。

他希望那里只有两盏灯，因为无论多于两盏还是少于两盏，都意味着他在到达那所房子和完事前不得不在黑暗中等待。那女人有时会有客人来访，不想让他在这种时候出现。这种情形在大约两周前发生过一次，他没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他当时为此很气愤，并说出了心中的愤怒。但她只是向他招招手，并在他面前放好玉米饼和水，就把他的怒火彻底消除了。

在帕布洛下方一百五十米、东面半公里处躺着一条响尾蛇。那是一条西部菱背响尾蛇，因其身形和本领的特别，蛰伏在自己特殊的领地上就像一方霸主。再过一个月，这条身长两米多的

响尾蛇就满二十岁了。它整天躺在一棵牧豆树^①下，只有在牛群经过时才会醒两次。现在，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一轮未圆欲圆的明月散发出皎洁的月光，飘洒在北峰顶上，空气变得格外凉爽，正是夜猎的好时机。

空腹的响尾蛇重达十六磅，它慢慢伸展着自己，然后盘成一团，平坦舒缓的身体紧紧贴着大地，横卧的躯体逐渐挪动成向前的姿势，开始穿过高高的沙漠朝着一所牧场的房子行进。沿着这条路线，它爬行过低矮的青草，越过仙人掌矮丛，在一条小路的松散泥土中蜿蜒前行。路的另一面有一处牧场房屋，在房屋后面大约十五米的地方有个水槽，上面有小裂缝，由此渗出的水形成了一个水坑，响尾蛇便可以在这里饮水。

快要穿过小路时，响尾蛇感觉到地面在颤动，它停了下来，显得异常警觉，眼神一如往昔那样毫无表情：漆黑的，定定的，一眨不眨。它的舌头快速地轻掸着，把空气中的微粒传送到上颚的犁鼻器中，然后进入大脑：这就是它的嗅觉。它抬起头，部分身体也随之挺起，几乎蜷成一个圈，定定地立着。然而颤动却消退了，两分钟后，它松弛下来，继续朝着水坑爬行，最终爬过了刚刚踩下的靴印。

此时的高原沙漠开始了自我娱乐，就像一曲手摇留声机里

① 任一种豆科牧豆树属的带荆小树或灌木，原产于新大路的炎热干燥地带，是蜜蜂采蜜的重要树种，也是家畜的重要饲料，尤指腺牧豆树。

传出的老歌。在瓜帕山的夜影中，一条菱背响尾蛇在喝水，一只夜莺在歌唱。数秒钟后，一头野狼开始嗥叫，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其他同类动物的应答和叫声，这些声音彼此交融在一起，难以分清是谁在叫。帕布洛从西边沿着斯莱特溪谷的河床一路走来，他艰难的呼吸声使得他凉鞋下被踩的石块间发出的嘎吱声几乎难以听见。走下山脊时，他注意到，在右下方向的远方，牧场的主屋亮起了灯光。这灯光并不陌生，因为在他向北边流亡时曾经见过，他对此并不在意，他确信，住在那里的老人对这黑夜中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距离主屋西北方向近半公里处有另一座比主屋小的建筑，由泥砖建成，四周被毛枝香柏环绕着，这就使得从远处看清西边窗口处亮着的几盏灯比较困难。帕布洛将继续沿着干涸的小河道一直向前走，直至走到那块有他之前用过的大岩石的地方，他将站在大岩石上，透过溪谷边缘望去，数窗台上的灯盏。请求你，他对着圣母玛利亚祈祷：让那里有两盏灯，而且只有两盏。那么他就可以解下背包，痛饮甘甜的水。他还可以在再次游历南部至自己位于圣赫勒拿岛^①的家乡之前休息数小时。若幸运的话，他还能搭上边境的巡警车，搭乘到卡斯特伦附近的过境站，那样就能在第二天晚上回到家。他们自然会盘问他，但他会

① 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属英国，离非洲西岸 1 900 公里，离南美洲东岸 3 400 公里。

说他只是到北部来求职的,至于其他任何事情,则根本无所证实。尽管帕布洛从未真正想过要这样做,但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进行归家之旅的确是令人愉快的。对他来说,美国佬宽容的法律和天真的慷慨使事情变得更为简单。

夜莺又开始歌唱,野狼也开始嗥叫。菱背响尾蛇快要喝完水,它再次感觉到了动静,把头从水坑中抬起,并将这仰起的姿势定定地持续了五秒钟,然后,它慢慢往回爬行,爬向它可以找到的任何遮掩物。有什么东西来到了水槽的另一侧,并发出了声响。因为蛇没有听觉方面的生理组织,所以对声音只能感觉到部分声响,也就是只能察觉到引起地层最细微颤动的那些声响,诸如人类的脚步声。在这种情况下,西部菱背响尾蛇从来都不能确定它周围的环境,只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自己的感应器所能感受到的部分事物做出反应。对于菱背响尾蛇以及大多数生命体而言,生存中除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只剩下食物、危险和物种繁衍等要素。

起初,这些声响是旧靴子踩在荒漠上发出的轻悄声息,然后则是响尾蛇无法听到的、手指从水槽表面抹去碎片的沙沙声。一个男子将双手并拢成杯状从水槽中捧水喝,月光在水槽中随着水面的波动荡漾着。

印第安人喝完了水,用破损的丹宁布^①衬衫袖子慢慢地擦了

① 一种厚质棉布。

擦嘴，目光朝十五米远的牧场房舍窗户外掠过。厨房里照出的亮光只在黑暗里投出了很短的距离，透过部分被金银花藤攀爬的窗户，他能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桌边，正玩着纸牌。

由于久居沙漠，印第安人对沙漠中的声音节奏以及直觉发生的变化——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都会异常敏感。就在这一刻，他意识到有东西正靠近他，于是他暂时停止了用衬衫袖子擦嘴。他四处扫视，并朝着水槽另一边看去，就这样看了将近一分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然后他微笑着把右前臂按在胸口，很快又轻快地把手移开。这个动作包涵着一种古老而又能被理解的语言，那是印第安人一百五十年前祖先的真实标志。那时他们漫游在科曼奇瑞亚^①，需要抉择时便会做这个动作。很久以前，当他们为自由和荣耀而活时，卡曼奇这个名字还是令人畏惧和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他放松下来，不再担心水槽周围的动静，撩开沙漠红柳的枝条，走上了一条倾斜的小道，这条小道远离了蛇所处的地方。然后，他朝着南面十公里开外的恶魔峡谷走去。举目望去，他刚好看见映衬在月色中的一个人影，那人影正沿着山脊往下走，并朝着那条被称做斯莱特溪谷的凹凸不平的狭长地缝行进。

印第安人正犹豫着是否该绕回到那所仍亮着灯的泥砖砌成的小屋。他离开时，那个叫索尼娅的女人正在梳理她的一头黑

^① 北美印第安人的部族。

发，嘴里还轻轻哼唱着，同时注视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她的嘴里有一丝辛辣的味道，由于同印第安人一起喝了些莎脱酒^①，所以稍微有些头晕。镜子很廉价，导致照出的映像看起来有些变形。她知道要是自己向牧场主要求的话，他也许会给她买面新的，然而这变形使得镜子里照出的任何映像都变得比实物更窄，这样一来，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就要比实际的五十四岁更年轻，身材也比实际的更显苗条。基于这个原因，她没提出换镜子的事情，并且保留着这面镜子。

印第安人明白事情就是它本来面貌的道理，不论你为自己迫切需要的改变付出多少努力，可事情依然保持它的原样。在这样一个不可宽恕的世界里，人们在吃、喝以及相互共处中只关心那些自己必须关心的事情。当他不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时，她所做的一切便与他毫无关联。于是他这么想着，带上她给他的一塑料袋食物，连夜向自己在恶魔峡谷那所由木头和帆布搭成的棚子走去。途中他停下两次来仰望明月，感谢它带领他回家。

很难说菱背响尾蛇是否明白月亮为何物，是否会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来仰望它。也许会，也许不会。然而此刻，响尾蛇看起来的确像在抬头仰望，然后缓缓爬向它敏锐的嗅觉所指向的地方，那可能是一处兔子的窝穴，那里也许有足够的食物再让它维持几个星期。当它经过黄色报春花时，那些花茎顷刻之间纷

① 龙舌兰酒。

纷折腰。

有两盏灯在斯莱特溪谷偏东方向的窗前摇曳着。一只背包从溪谷里被人轻轻扔出来，落在地上，包里装着在美国大街上能卖四万五千美元以上的东西。帕布洛自己则紧随其后，一只手抓住一条树根，另一只手扒住地面，从溪谷中攀爬了出来。

他拍了拍衣服上沾着的旱谷尘土，歇了口气，向四周看了看。什么也没有。整个高原荒漠寂静无声，只有远处的一只母兔在尖叫，但距离太过遥远，帕布洛无法听见。

这时温契尔·迪亚正坐在牧场主房的厨房里，他听到了母兔的尖叫声。以前他也听说过这样的尖叫声，所以既不惊讶也不警觉。在这沙漠中，大自然无情地主宰这一切：夜晚的尖叫，在一两个月后就转变成任人践踏的骸骨，这就是矮草丛中的死亡。

桌子下面有一只比温契尔的年纪还大的狗，它昂起了头，僵硬地挺立着，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咆哮声。这只狗在牧场建成时就跟随来了，有段时间它会跳起来推开纱门。在这片领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它都会跑过去做个“审查”，它将这地方视为自己的属地。可到现在，因为患有关节炎，也因为十四年始终保持的警觉使它劳累，它只能把头继续贴着爪子睡觉了。

温契尔·迪亚说道：“没事儿，宝贝，随它去吧。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一只野兔，仅此而已。”

他挺直肩膀，洗着牌，一边瞥向外面的茫茫夜色，黑夜中有

什么东西正朝他而来。他可能已经知道,或者对此已有了一种感觉,因为那些年长且富于智慧的老赌徒们,在邪恶还距离尚远之时就能够嗅出它的气息。也许这就是他把手伸向悬挂在左臂下皮套里那把点三八自动式柯特枪并触摸它的原因,就是他穿上了上好的灰衣服和定制的靴子的原因,就是他在早些时候确定车库里那辆开了十年的凯迪拉克是否加好了油的原因。有些事情在白天发生过,而在夜幕依然弥漫,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温契尔·迪亚随时严阵以待,这种戒备出于某些不太清晰的理由,这理由与他潜意识中最模糊的心灵感应有关。

他的脑海中常冒出一个念头,正如现在这样。如果杰瑞尔没有脱掉衣服在柯特挪威的赌桌上裸舞,他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她一屁股踢到牧场的路上去,也没有理由让她回到拉斯维加斯甚至任何地方。若不是这样,她可能依然在这儿陪伴着他,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孤独。而且,她也不会给他寄那些向他索要钱财的恶心信件,也不会在深夜以含糊威胁的口吻给他打那些恼人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对他说如果他不寄来她所要的分居赡养费,她将会采取行动。温契尔·迪亚不清楚什么是分居赡养费,在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条文里也没有这个词。

他洗着牌,看着外面茫茫夜色,开始有一丝紧张,嘴里断断续续哼唱着一首歌,这歌是一名维加斯音乐人写给他的:

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坐在桌旁，

蓝色背带紧勒着我的双肩……

西北方向大约半公里处，有一所泥砖砌成的小屋，里面亮着两盏晚间信号灯，索尼娅·多明戈斯一边梳理着黑发，一边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镜子有些美好的瑕疵，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印第安人行走在月光下。菱背响尾蛇也目的明确地朝前爬行，至少从它爬行的方向和行动上看来是目的明确的。有些植物在强劲的晚风中摇摆折腰，在荒漠上投下阴影。响尾蛇就像另一团阴影在其间穿梭，阴影渐行渐远，直到难以辨认。

帕布洛的行程只剩下大约半公里，而他的双腿已开始颤抖，此时他集中精力打好了背包。既然他已临近休息的地方，就无所谓是否疲惫了。在下次行程前他要买把更好的手电筒来帮助行走，还得把行李减少一些。他已经这样决定了。尽管在对那些自己与之交易的人提要求时需要小心谨慎，但他至少可以礼貌地问对方是否可以在下一趟行程中把重量减轻些。

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也只能暗自叹口气，然后背上人家给他的东西，拿着钱上路。往北方跑一趟单程的所得酬劳相当于他妹妹在加工出口区^①工作半年的薪水。美国人沿着边境零零散散种了些植物。对于一个曾在四十公顷的岩石地上做过工的农夫而言，在凉爽湿润的马德雷山脉^②上拥有一座小庄园不再是痴

① 指美墨边境的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

② 环绕墨西哥高原的三条山脉的总称。

心妄想，美梦已经可以成为现实。他心中深藏着一幅美妙的图景：庄园周围有树有水，孙儿们和他牵着手漫步林中，还可以在清澈的溪流里垂钓。在那些漫漫长夜中，正是这幅图景支撑着他，使他的腿带领着他穿越过北部荒漠中那些寂寥的山峰。

帕布洛走向那间泥砖砌成的小屋，屋里的索尼娅已仔细梳好了头，并再次检查了那两盏灯，以确保这两盏——也是仅有的两盏灯在面朝斯莱特溪谷的窗台上亮着。今晚，也许是那个卖苦力的，穿着破裤子、面部表情严肃的小个子男人在某个时候到来，今天轮到他了。他将会饥肠辘辘，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她则会给他些玉米饼，让他在地板上睡，然后照看着他，以确保他在太阳升起之前离开。接下来她会拖地板，并把三间泥砖屋的门窗统统打开换空气。

在上面的主屋里，温契尔·迪亚抬头看了看水槽上方挂的那面钟，此刻是十一点四十三分，离他上次抬头看钟只隔了七分钟。他同时将把两副牌和在一起洗，开始了他晚间第二轮的维吉尼亚单人纸牌游戏。这个游戏极具挑战性，颇受精通扑克牌技者的青睐。

厄尔巴索在温契尔厨房的西面偏北处躺着，在即将圆满的月亮下伸展四肢，依然未眠。在一个卡车驿站坚硬的、沾染油污的站顶上，一个和帕布洛身材一般高、体重多大约两磅的男人正透过水银蒸汽灯，举头遥望空中那轮明月。目光掠过明月，再次